



雙城記

大灣區藝術開花

龍年春旺，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藝術之花，也借春風接連盛開。第四屆粵港澳大灣區中國戲劇文化節在澳門舉行，原以為這屆會輪到香港主辦，結果還是像上屆一樣由澳門主辦。澳門正致力打造成「演藝之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賦予澳門構建「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重任。

今年戲劇文化節的展演很豐富，開幕式當晚有一台戲曲晚會，匯聚多個劇種，參演戲曲片段的都是梅花獎得主，年輕、有功力、唱功好、扮相美，我坐在台下一飽眼福。

除了安排上演經典傳統戲曲類作品，首次邀請了話劇和音樂劇參演，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小劇場話劇《哈姆雷特》、上海音樂劇《趙氏孤兒》。這部音樂劇是上海徐俊文化藝術有限公司製作，是內地眾多音樂劇中的佼佼者，我期盼了很久，一直沒看到。去年在中國文聯全委會上結識徐俊導演，一見如故，相談甚歡，他說起《趙氏孤兒》要來澳門演出，我說一定來。

《趙氏孤兒》史實最早記載於《左傳》；後到司馬遷《史記·趙世家》，劉向《新序》、《說苑》有較詳細記載。元朝，改編為雜劇《趙氏孤兒》流傳於世。劇情是春

秋時期晉國貴族趙氏被奸臣屠岸賈陷害慘遭滅門，倖存下來的趙氏孤兒為程嬰所救，長大後復仇的故事。《趙氏孤兒》最早見於京劇、地方戲，後又有許多不同藝術形式，徐導演這個劇本來自英國。天主教耶穌會神父馬若瑟於1731年將該劇譯為法語，是第一部被翻譯成歐洲語言的中國戲劇。從此，這部戲劇在歐洲流傳，出現了翻譯為諸國語言的眾多版本。2021年，導演徐俊獲得英國劇作家詹姆斯·芬頓的劇作版權，在元雜劇和英國皇家莎士比亞劇團改編版的基礎上，創排中文版音樂劇《趙氏孤兒》。

當晚久負盛名的《趙氏孤兒》在威尼斯人劇場演出，開演前劇場門口聚集許多觀眾，多是女性年輕人，還有從內地專程來的。走進劇場，哇，好漂亮，座位舒適，設備先進，戲劇宏願的實現，首先需要現代化劇場的硬件支持。這一點，香港遠遠不及。

本屆大灣區戲劇文化節設立香港分會場。將於今年6月27日至30日在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劇場，演出揚州市帶來的兩部揚劇《鄭板橋》和《折子戲專場》，《鄭板橋》我也早聽說過，一定要看。

文化藝術的繁榮需要藝術家和藝術家作品支持，希望澳門的計劃可以早日實現，這對香港文化藝術的發展是促動、是推進。



此山中

老照片老朋友

4月20日，自己生日當天中午，傳來老朋友、一代名模、著名時裝設計師文麗賢 (Judy Man) 因病離世的消息，心情好不難受。

雖然知道文小姐的病情也已兩年，但見她只要身體狀況可以，例必悉心打扮出席朋友宴會、時裝行業活動；從旁觀察，就希望她的身體硬朗，繼續跟病魔對抗，直至凱旋歸來。

農曆年前，為配合中央電視台拍攝回歸紀念特輯，也為弟弟夫婦帶領長子及孫兒回家探親，在我家宗祠安排了九大筵宴，招呼親朋朋友，當然不能遺漏文小姐，我們是已經結識了數十年的老朋友，筆者從英國畢業歸港未幾，在本業活動上便認識了這位時裝界的大姐大。

文小姐待我十分親厚，事業上的提點當然不少，平常交往也沒有那種拒人千里的態度，另加因為新界元朗原居民，同鄉三分親。她經常用調笑的語氣指着我告訴大家：這是我們鄰村的小男孩！

也因為這層身份，文小姐跟我家母親、弟兄姐妹、弟婦及下一代仔們都有着起碼程度的熟稔。

在我回歸香港初期，一切懵懵亦也新鮮，作為一名新人，無論在事業上、在社交上，同樣陌

生。文小姐深明這方面的尷尬，每每出席活動都站在我的身旁，介紹我予各方朋友及媒體，絕對是一支無遠弗屆的盲公竹，為我減退不少摸天梯而上的荆棘枝節。交往數十載，我們一起拍過的照片以千百計，為什麼今天選用這張早已退色的老照片？

純因紀念那些青春少艾的歲月，文麗賢大姐經常陪伴左右面對各方朋友及媒體，猶似一個保證：這位年輕人信得過！

數十載悠悠，我們的友誼並非一帆風順，偶爾「交通阻塞」，但始終不離不棄不會過遠。如今大姐功成身退，往後都不能聽到她循循善誘的提醒，更不能似我們數不清次數的安靜聚餐，細談整夜。從此以後，只能從老照片中細認容華，記憶我們層次極深的友情。



◆ 忘記哪一年，也忘記什麼場合，年輕的我，方方面面都曾經得到行業大姐大文麗賢提攜。 作者供圖



發式生活

我的肝有事嗎？

我發現自己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無論是聽到的聲音或是身體的反應，均特別留意是否出現轉變或狀況。就像之前的冬季，身體經常覺得癢癢，而且當你開始用手去抓的時候，癢癢的情況好像更加劇烈，總覺得身體任何部分也敏感起來。當時我跟自己說：「因為冬天乾燥的關係，所以才會這樣。」但這種情況維持了幾個月，我就開始覺得有點不對勁。不知道讀者會不會像我這樣經常非常留意身體狀況？所以我又上一些資訊性網站，看看有關身體癢癢的問題。原來肝功能有狀況的時候，其中一個反應就是身體癢癢，當時看到這個訊息又立刻緊張起來，這可能就是告訴我一些身體問題。

有一次我到家庭醫生處看病，告訴醫生我這個「癢癢」的問題，還問他是不是我的肝功能出現問題了，因為我經常捱更抵夜主持通宵節目，其實我有心理準備自己的肝功能可能會受損。當時醫生說：「你不要經常亂想，只是可能冬天的問題，不用擔心。」他說了之後我又好像放下緊張心情。

但是非常有好奇心的我，又繼續在網上找尋資料，甚至看看肝功能出現問題的情況，除了癢癢之外還有其他。原來包括胸前，如果有一些好像蜘蛛絲的紅色微絲血管圖案，也是一種肝病的身體反應。除此之外，手掌某個位置如果經常泛紅，也同樣代表肝的狀況出了警號。

甚至相信，如果肝功能受損，眼白會出現黃色情況，但我好像沒有這個情況。有一天我細心地檢查我的胸部皮膚，真的發現有蜘蛛絲形的微絲血管出現。當時我跟自己說：「大件事了，可能我肝真的有事？」其實我發現，有陣時當自己對身體的狀況想得太多的話，可能身體真的會有類似的反應出現，而且有很多人也會說，經常日思夜想自己有病的人，這都是被情緒問題影響，最終那些人可能真的會得病。所以我再沒有為這個問題而擔心，甚至把這種擔心放下了。

其實我在這裏分享自己的一些聯想情況，是希望一些跟我一樣的讀者們，由今天開始，一齊學習只要活得健康開心，不用擔心這麼多身體的狀況，一切由上天去安排。



百家廊

童年的慢時光

一盞昏黃的燈泡掛在廚房的門口，灶膛裏的火苗在夜色中撲閃，廚房在火苗的跳躍中，似乎比別處敞亮許多，我看見牆壁上掛着籠屉布，旁邊還有奶奶做飯時常繫在腰間的碎花圍裙。

院子裏傳來了奶奶輕微的咳嗽聲，緊接着奶奶慢慢地走進了廚房，她手裏端着一個用秫秸桿細網繫成的鍋蓋，鍋蓋上端坐着一個又一個剛剛揉好的饅頭。家裏的那條黃狗，也跟在奶奶身後溜了進來，黃狗進來後，便緊挨着引火用的一堆麥秸臥了下來，牠並不是累了，而是這裏的熱氣可以抵禦外面的寒風，黃狗可不傻，有時候我在心裏會生起一種錯覺，這傢伙比我聰明。

我坐在灶膛口，左手抓着一把正要填往灶膛的柴禾，右手握着風箱的拉杆。風箱的拉杆一拉一推，灶房裏就傳來呱嗒呱嗒的響聲，那是鄉村最古老的歌謠。灶膛裏的火苗隨着風箱的伴奏不停閃爍，亮一下、弱一下，晦明有致間隔變化，像極了白天和黑夜的交替。

臥在灶膛口的黃狗，眯着眼睛在打盹，我不知道牠睡着以後是否也和我一樣會做夢，如果黃狗也會做夢，牠會不會夢到之前的家。想到這兒，我盯緊黃狗看了兩眼，黃狗依然安靜地臥在我旁邊。我可捨不得牠離開，牠總是在堤坡迎接放學回家的我，就衝這一點，我也不願意牠夢見之前的家，我害怕牠夢醒之後離我而去。

這隻狗是奶奶在門口撿的，奶奶遇見牠時，牠正臥在我家的大門口哀鳴，一聲緊接一聲，低沉而哀戚。原來牠的兩條腿被人打斷了，不清楚牠是忍着怎樣的痛楚才爬到我家的門口，我家的大門

外面就是一個堤坡，堤坡外面是無盡的曠野。天知道這隻狗究竟在外面遭遇了什麼？奶奶見牠可憐就將牠抱進了院子，並請來莊上的獸醫給牠正骨打了夾板。奶奶精心餵養牠3個月後，牠才能夠重新站立行走。這隻狗痊癒後就留了下來，趕也趕不走，這正合我意，我在放學後就多了一個玩伴兒。

冬天來臨，天氣異常的冷，呼出的氣瞬間就凝成了一團白色的霧，堤坡外面颳來的冷風更是像小刀子一樣，站在冷風中，我的眼眶都被割得生疼。這樣的冷風連續颳了兩天，入夜時分，鵝毛大雪便紛紛揚揚從天空飄落而下。第二天早上起床後，我踩着厚厚的積雪爬上堤坡遠眺，白茫茫的曠野在陽光的照射下灼人眼睛。我興奮地呼喚黃狗，黃狗撒歡兒似地跑過來，牠衝着遠處白雪覆蓋的原野吠了幾聲，我便帶着牠去雪地裏尋找兔子，雪地裏有野兔子踩下的腳印，一個個清晰的腳印匯成一條線向遠方延伸，可惜這隻黃狗並不是受過訓練的獵狗，我們常常無功而返，回來後牠總是一臉無辜地衝着我搖尾巴。在遠逝的歲月裏，鄉下農家的日子不僅慢而且細碎，我看見奶奶坐在老時光裏，一針一線，縫補了細碎日子裏的空缺。

春天來了，天氣轉暖氣溫也逐漸升高，奶奶坐在院子裏窗台下的一個小凳子上，穿針引線，慢騰騰地牽引着日子前行的方向，衣服上面細密的針腳如同戲台子上大家閨秀邁出的小碎步，每一步都藏着奶奶對兒孫的愛意。柔柔的陽光灑滿農家的院落，也籠住了奶奶的針線筐，筐裏面的各色絲線在陽光的撫摸下泛起了夢幻般的光暈。

我到了入學的年齡，過了暑假我就要去村西頭的小學讀書了，可是我還沒有一個像樣的書包，擁有一個漂亮的書包是藏在我內心的期盼。奶奶再一次拿出了她百寶箱一樣的針線筐，這一次筐裏堆放了許多花花綠綠的碎布。碎布有的是做衣服時裁剪下來的邊角料，有的是從不能再穿的衣服上裁下的，也有的是在鎮上的裁縫鋪裏向那個溫柔的裁縫阿姨討要的。

奶奶將碎布剪成大小相等的三角形，並且在桌面上翻來覆去的擺放，按照色彩、大小，移來移去，觀看碎布色彩的搭配，同時還需要注意布片邊緣的摺合程度，那一刻奶奶就像是一個高明的設計師。三角形兩兩相對就構成了一個四方，奶奶用眼睛仔細打量，看看圖案是否精美、色彩的對比過渡是否合理，似乎她手下要完成的根本不是一個小小的書包，而是一件藝術品。有時候，奶奶手中拿着一雙精巧的鞋墊，一雙小小的鞋墊針腳密實、圖案鮮活。奶奶將她的善良、慈愛和對生活的認知都一點一點滲入到密密麻麻的針腳中了。

往日的慢時光無法重現，我常常借助夢境回到曾經的過往，我這樣的表述並不確切，似乎我可以操控夢境一樣，不過夢確實有一個功能，可以將發生過的事情再現一遍。夢做完了，還可以再重新做一個，但是夢境喜歡錯位，喜歡隨意拼接，下一個夢往往並不是這一個夢的延續。變幻的夢境似乎在昭示，我在過去存在過，也在過去消失過，其實我還是我，但早已經不是昨日之我了，我這樣的表述，已經有了開悟以後的愉快和欣喜。



冬陽天地

腦退化症

梁冬陽醫生

最近的朋友聚會，大家很關注的問題就是腦退化症。

目前65歲的香港人有六分之一機率，大家擔心將來壽命愈長機率愈大。最怕身體機能很好，而沒有自知能力，例如有朋友的家人食得行得嘍得，但經常將大小便搞到全屋都是，將上衣當褲，褲當上衣穿，令照顧者覺得非常辛苦。有些老人家喜歡將儲蓄戶口搬來搬去將現金到處收藏，結果後來不知道錢和首飾放在哪裏？不小心搬屋或丟棄一些舊的東西連金銀財寶都丟棄，所以我們常常講老人家的舊衣服舊盒子千萬要看清楚才能丟棄。

腦退化症（也稱為阿茲海默症）的診斷需要綜合考慮患者的病史、身體檢查、神經心理測試和影像學檢查等多種方法來診斷。

1. 病史詢問：醫生會詢問患者和家屬關於記憶、思維、行為和日常生活的情況，以了解病情的進展和對生活的影響。
2. 身體檢查：醫生作身體檢查，包括測量血壓、血糖、膽固醇等可能引起記憶和認知問題的疾病。

3. 神經系統和心理測試：常用的測試包括：

- MMSE、蒙特利爾認知評估表 (MoCA)、阿茲海默症評估量表 (ADAS-Cog) 評估語言、記憶、注意力、空間和執行功能等方面。
 - 4. 影像學檢查：
 - 腦部磁力共振成像 (MRI)：可以觀察腦部結構和檢測損傷或萎縮。
 - 腦部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 (PET)：可以觀察腦部代謝活動，對於區分阿茲海默症和其他認知障礙有一定幫助。
 - 功能性磁力共振：可以知道某一個區域的功能受損。
 - 5. 血液檢查：
 - 通過檢查血液中的某些蛋白質的濃度而計算出他將來是阿茲海默症高危險還是低危人士，隨着科技的發展現在開始有一些藥物可以作早期治療，減少情況惡化，因為在起步階段，所以這些檢查和藥物都比較昂貴，是否人人有需要而且人人負擔得起呢？
- 請注意，如果你或你身邊的人懷疑患有腦退化症，應尋求醫生的建議、診斷和治療。



細說星光

《承歡記》

多次在本欄指出，近年國劇有種現象，是不少男角都是靠女主角帶旺，其中國劇女神楊紫去年主演古裝劇《長相思》大爆發，一口氣把劇中新生代男演員檀健次、鄧為、張晚意與王弘毅等帶起，漸漸成為獨當一面的男一，近日楊紫有新劇上映，不過對手並非新人，而是在《延禧攻略》嶄露頭角的許凱（見圖），他倆合演都會新劇《承歡記》。開播後已穩坐中國戲劇熱度榜冠軍。

《承歡記》是由李晶凌、伍湘玲、胡曉鈺編劇，田宇執導，楊紫、許凱領銜主演，牛駿峯特邀主演，許齡月、張麗主演，何賽飛、姚安娜友情主演，吳彥姝特別演出的都市情感劇。

該劇是由亦舒的同名小說改編，講述95後女孩麥承歡（楊紫飾演）與家人的關係及與許凱飾演的姚志明談戀愛的故事，劇情沒什麼複雜的橋段，而是把一家人的關係細緻描寫，幾個甘草演員是令戲味濃烈的催化劑，當中飾演楊紫媽媽的何賽飛，更是整套劇的亮點，何賽飛（國家一級演員）曾演出多部電視劇，多數在古裝劇裏飾演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民國劇中扮演姨太太

等。她的演技在電影《追月》中獲肯定，她演的戚老師，為她奪得第36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女主角。在《承歡記》中，何賽飛把麥媽媽那種望子女成才的心情，描繪得十分入肉，把自己小時候沒得到的，都想讓子女得到，壓根就是以上一代女性社會階級的矛盾，反射在子女身上，特別是女性在當前國家發展上，如何能自強，媽媽認為嫁得好就是一切，女兒就堅信要靠自己雙手打拚，何賽飛在劇情中發揮得要比同劇中任何一個演員都要好，到底都是影后級的質素。

有了那麼搶戲的綠葉，怪不得許凱一直被網民評價演技差，都是珠玉在前的好戲吧，香港觀眾近年對許凱不會陌生，他因主演清宮劇《延禧攻略》飾富察傅恒而獲得關注而知名度。

2013年，他獲得中國廣州市國際模特兒大賽全國總決賽平面組冠軍，以模特兒身份正式出道。2018年1月14日開始參演湖南衛視電視劇《鳳囚凰》，並以演員身份出道。雖然在造型上，他演古裝比較好看，但我還是對他和楊紫合演的《愛的二八定律》較有好感。這次的時裝劇，在有限的發揮下，算是合格了。



演藝精彩

《櫻桃園》現實版

我上星期抽空到新加坡數天，既不是公幹，也不是探親或旅遊，而是為了作別一座大宅。過去多年，我每次到新加坡大都是住在這座大宅中，所以我對它很有感情。

大宅位於新加坡的高尚地段，如香港的九龍塘，環境非常優美。它的室內面積超過7千平方呎，布置漂亮雅致。然而，這都不是我喜愛它的地方，我最欣賞的是它充滿殖民地色彩的建築風格。這座府邸以紅瓦頂蓋着白色弧形牆身，由屋頂至房子底部由多條英式雕柱支撐。牆壁上飾有浮凸花紋，一扇扇木窗別有味道。偌大的花園種植了棕櫚、芭蕉等無數大小熱帶植物，在英國風中混和着南洋風情。小宅本身擁有一己的獨立郵箱號碼，更顯矜持。今天，這種建築風格甚為罕見。即使你願意付錢，也找不到懂得這套建築技術的老師傅。

一直以來，我以為這座莊園就像香港南區

的大宅一樣，是屬於「老錢」的家族。這些早在兩三代前發跡的家族在數十年或更早的時間已經住進這些身份象徵的公館內，近十廿年才顯貴的人即使再有錢也無法成為區內一員，因為「藍血」子弟不會為再高的出價所動而搬走。

對，這座新加坡大宅本來屬於一對富有但低調的老夫婦，他們的女兒和女婿是我的朋友。過去30多年，他們祖孫三代同住在大宅內，樂也融融。可惜世伯和伯母先後離世，朋友的女兒們亦已長大，有的結婚，有的搬走，只剩下他們二人守着「空巢」。他們考慮到若繼續留守，將來會面對很多不同的問題，只得忍痛出售大宅，將會搬進面積相對較小的寓所內。

我聽到這個消息後，頓覺晴天霹靂。我一直以為府邸會一直傳下去，沒想到我竟然看到它轉易主人之日。令我更難受的是，新買家並不是因為欣賞大宅的建築風格或氣派

而購買，而是看中那塊地皮。朋友遷出後，新屋主會把大宅拆卸，另建多幢新樓實現他的發財大計。

因此，我趕到新加坡見大宅最後一面。那數天中，我一直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面對它。我一邊摸着它的外牆與它惜別，一邊倚着花園的欄杆緬懷過去：我彷彿看到世伯坐在酸枝椅上與我們聊天，伯母則蹲在花園內打理植物；我想起一位朋友在起居間內開了一個笑話，花園的一個角落又令我回味一個晚上我們7人一起在那兒吃了17個榴槤；這次不再見到朋友的兩頭年老大狗了，亦不再聽到女傭飼養的老公雞的啼聲……噢，這兒實在有太多令我難忘的回憶。

我想起俄國劇作家契訶夫的名劇《櫻桃園》。一座象徵傳統貴族和優雅品味的櫻桃園莊園在面臨社會和經濟巨輪的推進時，只能被新興的功利主義階層推倒，一切往昔美好頓在伐木聲中消失。